

工农兵是文字改革的主力军

GONG NONG BING SHI
WENZI GAIGE DE ZHULIJUN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GONG NONG BING SHI WENZI GAIGE DE ZHULIJUN

工农兵是文字改革的主力军

本社编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5年·北京

GONG NONG BING SHI WENZI GAIGE DE ZHULIJUN
工 农 兵 是 文 字 改 革 的 主 力 军

本 社 编

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
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内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陕 西 省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1/32 1¹/₈ 印张 28 千字

1975 年 5 月第 1 版 1975 年 5 月西安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9060·619 定价：0.11 元

说 明

四届人大的东风劲吹，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亿万工农兵群众正在以极大的革命积极性，继续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迅猛的步伐，大干社会主义。他们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积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掌握革命理论；他们不仅认识到毛主席“文字必须改革”这一教导的重大意义，而且正在以主力军的战斗姿态亲自参与改革文字。

毛主席早就指出，为达到使文化“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的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毛主席说出了工农群众的心里话，也为文字改革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为此，毛主席早在1945年就明确地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因此，作为从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字改革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我们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学习工农兵群众敢于革命、勇于创新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打破因循守旧，反对懒汉懦夫思想，加快我国文字改革工作的步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书收集的 10 篇文章，反映了工农兵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原文曾在 1974 年和 1975 年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上发表，现编印成册出版，供读者学习参考。

目 录

排字工人是文字改革的促进派

——记江苏新华印刷厂文字改革座谈会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 (1)

简化汉字就是好

——南京铁路分局西站货场文字改革座谈会纪要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一(1)班
第三小组工农兵学员整理 (8)

工农兵是文字改革的主力军

.....山东省临清棉纺厂工人通讯组 (13)

我们赞成同音替代的简化方法

.....上钢三厂二转炉
车间工人评论组 梁赞鲁 (16)

贫下中农迫切要求汉字进一步简化和规范化

.....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
汉语教研室文字改革小组 (19)

闯下识字关 攀登理论山

.....山西省闻喜县革委会主任 张良忠 (23)
中共山西省闻喜县委副书记

贫下中农谈文字改革

.....广东省澄海县蓬上公社南徽大队革委会 (26)

急贫下中农所急，努力促进文字改革

..... 云南省沾益县炎方
人民公社乐利小学 崔茂成 (32)

文字改革工作要为理论队伍建设服务

..... 解放军某部三炮连理论小组 (35)

文字改革工作也要加快步伐

.....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公社大清寺
生产队五·七农民政治学校 (38)

排字工人是文字改革的促进派

——记江苏新华印刷厂文字改革座谈会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

在当前国际国内一派大好形势下，要求文科教改加快步伐，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充分发挥战斗作用。遵照毛主席“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我们和江苏新华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同志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工人同志和我们一道重温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愤怒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污蔑和破坏文字改革工作的谬论，并联系自己的工作实践，畅谈了有关简化汉字的一些问题。

一、简化汉字就是好

简化字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有利于工农兵学习文化，掌握革命理论，同时也为排字、印刷工作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排字工人成年累月地同文字打交道。一个拣字工，一年要拣三百多万个汉字，一个校对工，一年要校对一千多万个汉字。他们是接触文字、使用文字最多的人。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他们对文字改革工作最有发言权。

有三十多年工龄的姚宏源师傅说：“我从小就当排字工人，同汉字打了几十年交道，吃了它不少苦头。在旧社会，我

们工人哪有条件学习文化？一个排字工人能有个高小程度就算很不错了。但汉字实在太多，一副铜模有万把字，再加上字体结构复杂，难认、难辨，活儿确是不好做。稿子上好些字都不认识，拣字时常常弄错，这给校对工带来了不少麻烦。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有关单位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国务院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这样，在通用汉字的总数中，精简了一千一百多字，简化了许多字的字形，给我们排字工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拣字工陈敏师傅是个女同志，进厂十几年了，她也深有感触地说：“在汉字简化以前，字数多，字盘占的地方大，拣字时要来回走动，一天工作八小时，使人精疲力尽。现在字盘改革了，拣五号字时基本上可以坐在转凳上干活，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简化汉字，并把字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我们老是这样想，哪一天汉字能改成拼音文字就好了，我们不要再用用手来拣一个个的铅字，只要按按钮操纵自动排字机就成了。我们坚信，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是一定能实现的。”

汉字简化后，拣字方便了，校对工作也好做了。校对工曹诚卓师傅说：“过去，我们负责校对的最怕异体字，如‘窗’字就有‘窗、窓、窻、窻、牕、牕’六种不同的写法。这六个字在我们字盘上都有。排印一本书，前后出现的字形应统一起来，总不能前边用‘窗’后边用‘牕’。仅仅这些异体字，就够我们校对工忙的了。现在异体字废除了，字形统一了，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所以我说简化汉字就是好。”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却造谣惑众，胡说简化汉字工作“将来是要吃大亏的”，这是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污蔑和破坏。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总是刻骨仇恨和惊恐万状的。他们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千方百计地破坏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文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

二、汉字简化的步伐要加快

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文字改革工作也是如此。1955年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初步解决了简化字形、减少字数的问题。十几年来，在群众中新造的简化字又不断产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工农兵都投入了战斗，写大字报，写大批判稿，汉字使用频繁，原有的简化字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新简化字就越造越多，通行范围也越来越广。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排字车间的师傅们说得好：开始接触到新简化字，觉得很别扭。我们老是埋怨写稿的同志写字不合规范，已经公布了简化字，为什么还要越出这个界限呢？后来新简化字越来越多，不仅在稿子上出现，在公共场所，菜场上、商店里，到处都出现，就象一股奔腾前进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住。如比(漆)、口(器)、鞋(鞋)、帔(帽)、羔(糕)、付(腐、傅、副)、亩(赛)、仗(信)、另(零)等新简化字，已不局限在某一地区或某

一行业中使用，而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了。群众创造新简化字，说明群众对文字改革有迫切的要求和积极的行动。群众简化汉字和汉字的规范化，本来是一对矛盾，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群众的首创精神，新简化字从哪儿来？当然，群众都在创造新简化字，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问题。如“增”字有人简化成“垵”，有人简化成“坛”（“坛”字在简化字表中是“壇”的简化字），该采用哪一个更合理呢？这就需要有有关部门及时总结，确定规范。所以说群众简化汉字是规范化的基础，而规范化是集中群众智慧促成文字统一的必要条件。目前的情况是群众走在前头，文字改革部门的审定工作还跟不上，要急起直追，加快步伐。

政工组耿玉宾同志说：“毛主席和共产党历来极为重视文字改革工作。二十多年来，在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文字改革工作的进行不是风平浪静的，同样充满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极力干扰和破坏文字改革工作。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清算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罪行，文字改革工作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我们希望早日公布一批新简化字，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三、改革文字，人人有责

文字改革是关系到亿万人民的一件大事，文字改革工作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汉字简化的工作决不能关起门来冷冷清清地搞，要扩大宣传，发动群众。

刻字工呂祥寶老師傅說：“有的作者的頭腦里就缺少個文字改革的觀念，書寫隨便，愛怎麼寫就怎麼寫。我們排印文藝作品最傷腦筋。如描寫鐘聲的‘噹’已明確規定簡化成‘當’，但有的作者老是寫成‘噹’，我們把它改了，作者還不高興，說是一定要加個‘口’，似乎象聲詞非要有個‘口’作偏旁不可，這是沒有道理的。再如‘嚙’字在異體字表中已規定停止使用，應寫作‘咽’，但有的作者在用到成語‘狼吞虎咽’時卻堅持要用‘嚙’，說什麼‘咽’是名詞，‘嚙’是動詞。我們認為‘嚙’字已廢除了，‘咽’就可以作為動詞代替‘嚙’。有關部門的規定應該嚴格執行，否則就要亂套了。現在我給自己立了兩個規矩，一是在簡化字總表和異體字表中已經停止使用的字我就拒絕再刻鉛字；二是字典上查不到的作者自造的字我也拒絕刻鉛字。如果作者用個繁體字，我就跟着刻，作者自造一個字，我也跟着刻，這樣，字數要增多、字形要更繁難，不是走老路嗎？這不符合文字改革的精神。我們工人階級只能做文字改革的促進派，不能做促退派。”

呂祥寶老師傅的話对大家很有啟發，印刷廠的工人確是責任重大，除了宣傳工作外，還要把住關。推行簡化字要跟習慣勢力作鬥爭，新生的事物開始時總不是那麼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大家記起一件事來：省里有一次開大會，我們排印大會文件，有位代表的名字中有個“樑”字，我們按規定改排成“梁”。文件印好發出後，這位代表就打電話來責問，說是為什麼擅自更改他的名字。我們告訴他“樑”字已簡化成“梁”，請查閱《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第幾頁第幾行。這樣一解釋，這位代表才沒有意見。足見宣傳群眾的工作很重要。

校对工徐琴芳师傅说：“文字改革工作就是要扩大宣传，充分发动群众。经常跟文字打交道的同志尤其要以身作则，我们希望来稿的字迹要尽量写得端正清楚，用字要合乎规范。汉字的结构本来就很复杂，如果作者书写潦草，校对时更困难。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字，往往要查好几本工具书，从《新华字典》一直翻到《康熙字典》，好不容易把一个字改过来了，谁知道二校、三校时又被重新改回来，因为作者没有和我们密切配合。”

听了工人同志的话，参加座谈会的教师很受启发。确是这样，我们写稿子只图自己方便，从来不考虑到用字是否规范，字迹是否清楚。甚至认为原稿潦草一点没关系，印出来就清楚了。其实这是个写作态度问题，文风问题，也是群众观点问题。写一篇文章或出版一本书，作者固然要花费不少精力，但也离不开工人同志的辛勤劳动。所以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工人同志着想，尊重工人同志的劳动，互相配合，共同把关，努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

中文系工农兵学员代表也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他们说，文字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在秦始皇时，就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秦始皇把六国不同的字形统一为小篆，并采用民间广泛流行的隶书，适应了新兴封建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需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当然，今天的文字改革的深远意义，不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字改革可以相比的。我们是中文系的学员，又是未来的人民教师，应该积极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文字改革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关系密切，它对减轻学习负担，缩短学习年

限,提高教学质量,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要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把文字改革工作和教学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有关语言文字政策和无产阶级教育方针而努力。

(原载 1974 年 4 月 10 日《光明日报》)

简化汉字就是好

——南京铁路分局西站货场

文字改革座谈会纪要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一(1)班

第三小组工农兵学员整理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教导，我们到南京铁路分局西站货场开门办学，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工人师傅就文字改革问题开了座谈会。在会上，我们和工人师傅一起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文字改革的伟大指示，进一步认识了文字改革的重大意义，同时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破坏文字改革的罪行，并对今后的文字改革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

南京西站货场的领导同志和工人师傅都很关心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一开始，装卸车间石秀阁师傅首先发言，他说：文字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它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必然会遭到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狠批阶级敌人的无耻谰言。工人阶级决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一定要关心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参加文字改革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把文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通过学习、座谈，大家一致认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绝不是反动统治阶级胡说的什么“仓颉”

造的。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一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一方面，在文化领域实行“愚民政策”。他们故弄玄虚，把文字搞得复杂化、神秘化。1940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51年又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并指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毛主席的指示，是我国文字改革的指导方针，既反映了我国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表达了人民群众长期以来要求改革汉字的迫切愿望。在实行拼音文字以前，首先对汉字进行简化，这是文字改革的必由之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先后正式推行了四批简化字，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可是，刘少奇一伙对文字改革竭力抵制、破坏，胡说什么简化汉字工作“将来是要吃大亏的”。刘少奇一伙越是反对文字改革，我们就越要搞好文字改革。

工人师傅在座谈中一致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把持了文字，有些字被搞得复杂化了。今天，我们要使文字更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就必须实行文字改革。老工人管树生同志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文字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公布了二千多个简化字（包括类推简化字），给我们学习文化带来了许多方便。可是还远远不够，汉字还必须继续简化。我们装卸工每天都要和票签打交道。票签上有些字笔画太多，认写很困难。如“繁”字，共有十七画，写起来实

在困难。还有象“寨、魏、樊”等，认起来、写起来也都很困难。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要为革命多装快运，因此我们要求票签上的字越简单、越明了越好。袁彩奎老师傅说：旧社会，我们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没有机会学习文化。解放后，通过扫除文盲，我们也学了一些字，但是由于方块字结构复杂，笔画多，很难认。有些字笔画虽然不多，但字形很相象，一大意就容易搞错，有时还会影响工作。张长春师傅接着说：有的一音多字，象“再、在”，“父、付、富、傅”，“道、稻、盗”等。有的一字多音，象“学校”的“校”和“校对”的“校”，“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行业”的“行”和“行李”的“行”等，字同而音不同。有的字大体相同，就差那么一点，很容易搞错。文字若不改革，儿童和初识字的成年人要掌握它，实在感到困难。

工人同志在座谈中一致认为方块字不但必须改，而且完全能够改。他们列举了大量工人自己创造的简化字，一方面说明了群众迫切要求改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字是可以改革的。张长春师傅说：文字确实应该改革，而且还要统一。我们看到货物票签上的字，有的写繁体字，有的写异体字，有的写草体字，有的写自己造的字，各不相同，这对有的识字不多的工人来说，简直伤透脑筋。所以文字一定要改革，而且要统一。

工人同志在座谈会上还反映，群众中创造的一些简化字往往带有行业性、地区性，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信任我们，我们就应该把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搜集起来，让上级统一一下才好。

在会上，工人同志对文字改革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